

过去的时日,事事物物在当时都觉得不出它的好来,可时间真是个奇怪的东西,它过得可真快,不知不觉十年就过去了,不知不觉二十年就过去了,不知不觉又三十年!好家伙,因为时间的流逝,它会让你忽然觉得过去看上去那么普通的东西竟然会是那么好,那原来也是可以让人怀念的,比如过去家家户户必有的火炉子,现在是很少见了,但是在过去,到了冬天家里若是没有火炉子,真不敢想这个冬天会怎么过。

过去去学校上课,到了冬天,值日的要早早去把那个炉子生起来,那时候的教室里边,是在教室的后边地上吧,总是放着一堆柴草,再有就是一小堆煤。值日的去了,先要把炉子里昨天的灰烬收拾一下,学校的火炉子照例是比较大,炉膛的那个落灰的算是活的,可以往外抽,也可以往里边推,一抽一推一抽一推,炉膛里就干净了,然后是把柴火放进去,柴火上边再放上几块炭块儿,先少放一点,不能把柴压死了,若是把柴压死火就升不起来了。柴和炭块放好后便用纸点着了去引它,从炉子下部去引,若是在家里,是用桦树皮去引的,那时候,人们不知道从什么地

火炉帖

王祥夫

方找来的那么多的桦树皮,冬天快要来的时候就能听到卖桦树皮的人来了,推着那么个车,车上是一捆一捆的桦树皮,一捆多少钱,一捆又是多少钱,商量好了,买回去用来引火。

那时候的冬天,天也像是比现在冷,站在学校的操场上,“一二、一二、一二、一二”地喊着做操。天那个冷啊,每个人嘴边都是棉花糖那样的一大团呼气;天那个冷啊,每个人都被冻得又是蹦又是跳;天那个冷啊,每个同学的手都伸不出来了,每个同学的手上都戴着棉手闷子,是叫棉手闷子吧?是这么个叫法吧?两个棉手闷子被一根布带着,平时就挂在脖子上,有时候它挂在前边碍事,就把它在身后打个结,走路的时候跑步的时候,它就在屁股上一颠一颠。那时候的冬天,每个同学都得有个棉手闷子,没有这棉手闷子可怎么过

冬? 学校操场上那个风啊,那才叫“北风”,操场边上的那排杨树让刮得受不了喽,“唰唰”地响,“唰唰”地响,但它们努力挺着,都努力挺着。因为树上的树叶早就被风吹光了,没了树叶,树就不那么摇了,它们在强劲北风里挺着,发出“唰唰唰唰”的响声,这才叫干冷干冷的冬天。忽然,什么在响,“啪啪啪啪”地响,这响声从脚下响起,一直响到远处去,低头看看,脚下冻得铁硬的地上早已裂开了一指宽的缝。地被冻裂了,老师说这天可够冷的,就别在操场上体育课了,同学们回教室吧。老师放话了。这节体育课就马上变成了手工课。体育老师就变成了手工老师。在暖烘烘的教室,体育老师教同学们做手工,一般也就是折纸,用纸这么折一下,那么折一下,折出各种的花样来,比如折辆车,比如折匹小马,多少年

过去,现在到了端午节,我还会用各种颜色的光面纸折小马,或折个蜈蚣,或折个蝎子,或折个大公鸡,这都是体育老师教我们的。我还会折火炉子,那种小炉子,中间是空的,这让我想起冬天来了。现在已经看不到那种火炉子了,我喜欢的那种铸铁小火炉子,生了火,在上边坐把铁壶,铁壶里的水快开的时候会“吱吱”响着,那声音,简直就是一种吟唱。回头看看母亲种的那盆葱,真是绿,冬天的那点绿可真是好看。

这样的冬天真是让人怀念。



秋晨



李海波摄

每年中秋节前后,花叶焦落,果蔬成熟,是腌大菜的时候了。

老院儿里,我帮着母亲挑水。母亲的小菜园一侧金菊花正怒放,园中的西红柿红的黄的都熟透了,招人食欲。柿子藤蔓已接近枯萎,胡萝卜的缨子开始发红,那十来棵茴子白和大个儿头的玉蔓菁长得特别结实。晨昏时候有些凉了,甚至有点冷,母亲开始腌大菜了。

母亲那些年是要做两大缸腌菜的,七口人呢。一缸是胡萝卜和切成四六瓣儿的玉蔓菁,叫腌整菜或者腌大菜。另一缸是切成丝儿的茴子白,叫烂腌菜。那大缸的确大,我八九岁的时候站在一旁是看不见缸底的。

院里有压水井,洗菜很方便。

母亲往大缸里码萝卜和玉蔓菁,码茴子白,码一层加一层盐。然后再往大缸里注入好几桶清水,最上面放一块大青石头,用来压菜,不让它们随意上浮。腌菜用的盐是小指头大小的颗粒盐,色泽不是很洁白。

腌大菜

郭宏旺

这样吃腌菜,按现在的食物营养学看是有危险的,专家建议咸菜尽量少吃,即使吃,最好现拌现吃,要么就腌制时间超过三十天后再吃,相对安全。但那个年代,有多少人懂这些,又有多少人能顾及那么细致。

听人们说,有的家庭主妇天生不会腌菜,想尽一切办法也不行。明明和别人家做法一模一样,但人家的腌菜如琥珀如翡翠,一咬嘎巴脆,她家的腌菜很快就发臭,一盆接一盆往外倒。记忆中,母亲腌菜从来没有失败过,她是持家过日子的好手。

如今堂屋一角还摆着两只缸,只是缸小了很多,还没我的大腿高呢。母亲每年还会腌菜,是两小缸了,一缸整菜一缸烂腌菜。母亲说她多少也要腌一

点菜,不然整个冬天她心里会不安稳的。

那些年里母亲太忙,顾不上腌小地溜儿和白萝卜这些东西,现在母亲有大把的时间,生怕磨不掉,于是大罐小钵儿地弄了好多腌小菜。小地溜儿、豆角、黄瓜、茄子、尖椒、晒干了的蔓菁,花样儿多得很。腌制好了封了口,摆在耳房的柜顶上,等待着它们的小主人带走。

母亲怎么能吃得那么多了呢,压根儿就是做给她的孩子们吃,不管他们需不需要。

老妈,您可一直是把腌菜的好手,我就爱吃您的腌菜呢。吃蒸莜面,离不开您的腌菜呐。

我靠着木栅栏,这样子夸着母亲。母亲站在那一圃繁盛的金菊花旁,笑容天真而灿烂,母亲额头的汗水映着火红的晚霞和金菊花的光芒。母亲说,她希望还能继续做腌菜,再做上几百罐儿,几千钵儿……

记忆中的美好与温馨

李文臣

每当我看到送外卖或者送快递的人时,常常会回想起童年时代的邮递员。很多年前,他们在村里的街巷之间穿梭,为村民们送去信件或者捎去东西。公社里只有几个邮递员,他们的笑容灿烂,让人倍感亲切。他们早已熟知各自的工作范围,每个人负责几个村庄,总是热情地与每个人打招呼。他们的笑声如同阳光般温暖,令人感到宽慰。虽然无人知晓他们总是如此愉快的原因,却也无人怀疑他们的真诚。

几乎村里的每个人都认识那些邮递员。每次他们进村,总会与村民聊几句。他们会讲述自己听闻的有趣故事,然后大家欢声笑语不断,那些小小的趣事就像小溪一样流淌入每个人的心间。这样平凡的相遇虽然简单,却让人心里充满喜悦。

我记得村里有一家人,几个女儿都嫁到别的村庄了。当两位老人生病时,邮递员常常成为他们传递消息的桥梁。当时村里还没有电话,有些事只能靠邮递员传话。他们宁可多跑十几里路,也要确保消息传达到。这样的行动令人感动。邮递员不仅仅是传递着信件,更传递着关心与温暖。

离开乡村来到城市后,三十多年来我在四个单位工作过,遇到了许多善良的人,也遇到了一个令人难以形容的人。说实话,他从不评价别人,也不说人闲话。他对身边的人充满爱心和友情,有人遇到困难时会他伸出援手,有人欠他的钱很长时间了也不

催要,仿佛忘记了一般。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学会宽容,并用平和的心态面对生活中的一切。与他聊天,叙述平静,思路清楚,温和的态度中分明透露着某种觉悟与豁达。我猜想这可能和他的成长环境有关,我对他抱有崇敬之情。虽然分别多年,但我经常回忆他的言行,希望成为我人生的指导。

我还遇到过一些相处起来让人感到舒适的人。怎么说呢?就是那种相处起来非常自然的人,尽管认识的时间不长,却感觉像是老朋友。在一起时总是轻松愉快,没有任何压力,交流非常顺畅,没有任何尴尬或不自在的感觉。有缘同行,即便是一小段路,这一生就有一段痕迹写在心里,也许在繁杂的生活中短暂遗忘了,但总会在一个晚上或晨间重新记起,温暖便在心头荡漾。

杨绛先生曾说:“开始让人舒服的,一定是言语;后来让人舒服的,一定是人品。生活不一定全是利益,更多的是相互成就,彼此温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往往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深层联系。然而,回想起那些邮递员的故事,我倍感亲切,也深深感悟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如此珍贵。

时代虽然已经改变,但我相信善良和温暖的力量,只要我们用心去传递,无论身在何处,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在城市,生活中的冷漠和疏远终将在真诚和善意中慢慢消解,我们的人生也会成为一段温暖的旅程。

晚秋过雁门

溪山清远

片云廓野晚清秋，
阡陌耕耘晴日柔。

一路胡杨霜叶秀，
边城烟袅雁门收。

文瀛湖岸边

郭永忠

秋深黄浅日多晴，
幽径前头看水明。

入镜天光浮瘦柳，
片云飞渡鸟无声。

稻草人(外一首)

袁秀兰

一站就是无数个晨昏
从夏至秋
与泥土相拥
褪色的衣衫
打开一个个黎明
铁锹,锄头,草帽,弯月
曾与你一起出征
风餐露宿,守护不停
阳光中,汗水已化作霓虹
赶走飞来的疲惫
拾捡岁月的清风
沉甸甸的谷穗们,排列成
一个个方阵,弯腰致敬
多像父亲的身影,稻草人
是大地上行走的一道

最亮丽的风景
已是深秋
蚂蚱还没来得及
跳上最高的山梁
季节已亮出凉飕飕的黄
落叶悠悠,铺一地金色向往
柿子树上,摇曳着橘色的小铃铛
盛开出一抹抹温柔的光。石榴
咧开嘴巴,笑出宝石的芬芳
地瓜们埋在泥土里,还想
偷偷玩捉迷藏。风举着一把板刷
东抹西涂,大山小山
顿时穿上新装。已是深秋
风中写满雪花的清香

相信,是一种力量

茆丽燕

阳台上,数盆紫背万年青,正沐浴着阳光,蓬勃地生长。狭长的叶片,彼此挨挨挤挤,密密匝匝,汇成一条绿色的河,汹涌澎湃,震撼人心。

站在葱茏的紫背万年青面前,恍惚间,想起了那个开始。

那天,同事在办公室里吆喝:“谁要紫背万年青?很好养,像绿萝一样。”“真的好养?我之前养了不少花,差不多都死掉了。”带着疑惑,我小心翼翼地问。“你要相信它”,同事笑着说。

装土、插枝、培土、浇水。一枝瘦小得仅有三四片叶子的紫背万年青,在家里落脚了。阔大的花盆里,紫背万年青好像营养极度不良的小孩,孱弱瘦小。又似失了依靠一般,孤独寂寞。看着它,我心里又犹疑起来,这能活?

七八天后,一片新的叶子拱出来了。渐渐地,更多的叶子,商量好了似的赶了过来,原来的一枝已经斜生出好几枝,枝上又长出了好多叶子。花盆里的荒芜被一点点逼退,绿色,成为主角。半年后,当初的独枝,已成厚厚的绿毯,彰显出生命的蓬勃不屈与独具匠心。

汪洋恣肆的绿色,是紫背万年青生命的宣言。它用最柔和的方式,默默地回答了我最初的怀疑。

问道白云边

崔立新

云,轻柔、高远、自由、安闲,是天空中一种迷人的存在。

它们聚散缥缈,任意东西,灵动变幻,由舒卷,任意吸引目光,启发心灵,成为人的诗和远方。

云,是大自然的奇观,也是优美的文化载体。

甲骨文中,“云”字,只是勾勒了云的形状;纳西族东巴文中的“云”,就是一幅云的写实画。商王武丁时期的卜辞中,有“贞:兹云其雨”,实为求云祈雨。先秦时期的货币上,“云”字在云的基础形状上,增添了表示雨的符号,可见那时人们已将云与雨联系在一起。

除文字外,云,还在诸多领域留下了优美的影子。新石器时代,彩陶上有云的装饰,称云纹。许多美好或高贵的事物,古人以“云”来命名。一种毛色呈云纹的珍贵狐皮,称作“云狐”;一种又轻又薄的衣服,称作“云衫”;高耸入云

的树枝,称作“云枝”;女子美丽的鬓发,称作“云鬓”;隐士或高僧的住所,称作“云房”;富于才藻的文人墨客,称作“云翰”……

甚至,黄帝时的官员,干脆就以“云”来命名,称“云师”。《左传》说:“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史记·五帝本纪》也说黄帝“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

云,舒卷变幻,与人的生命律动相谐;安闲飘逸,与人的通脱淡泊相似。于是,云,便成了文人的诗与梦、家园和远方。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是王维超然物外的心胸;“天平山上白云泉,云自无心水自闲”,是白居易坦荡淡泊的写照;陶渊明“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体现着贫士幽人的孤高;柳宗元“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寄寓着逆境中的高洁逸趣;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表达深沉真挚的爱意;“思家步月清宵立,忆弟看云白日眠”,寄托对亲人的怀念;“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状写游子的飘零无依;还有那个难忘的春江花月夜,“白云一片去悠悠,清枫浦上不胜愁”……

云是情怀,是寄托,也是象征,是人生:屈原,浮云蔽日难见君;王维,淡云几许禅意生;苏轼,行云四顾超然在;李清照,愁云缥缈徒悲叹……

有种说法道:中国人的生活,一半在烟火,一半在云间。是的,即便处于烟火泥淖,有趣的人,也不会忽略对云的瞭望。苏轼初贬黄州,常与朋友出去玩。归途,他竟天真地用竹箱去装白云!那天,他走在路上,看到白云从山中涌出,像奔腾的白马,直入车中;他将竹箱子打开,将白云灌满,带回家,再把白云放出,想看看它们的变化腾挪。他